

俄国远东地区日本移民问题探析(1861—1917)^{*}

白 景 虹

内容提要 19 世纪 60 年代,俄国在新获得的远东地区推行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了大批东亚移民。其中,以中国人、朝鲜人居多,日本人是较晚来到该地区的移民群体。1861—1917 年间,俄国远东地区的日本人社群经历了萌芽、发展、复苏等三个历史阶段,他们在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积极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日本移民在俄国远东地区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有别于其他东亚移民的独特社群。他们一方面坚守着母国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特性,另一方面又与当地社会保持了一定距离。这一独特性是在日本政府和俄国远东当局的移民政策引导下,结合移民群体的自身努力共同塑造而成。

关键词 俄国远东地区 日本移民 母国文化 民族特性

作为横跨欧亚大陆、领土面积居世界第一的大国,俄国曾有过接受外来移民的历史。1861 年的农奴制改革后,为促进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俄国采取了鼓励移民政策,积极吸引外来移民前往远东地区参与农业、渔业、采矿等产业建设。外来移民主要来自与之毗邻的东亚国家,他们的到来不仅弥补了俄国远东地区的劳动力不足,亦对该地区的经济开发和文化多元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为远东地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东亚移民中,中国人和朝鲜人数量较多,主要集中于采金、种植、商业和农业领域;日本人作为较晚来到该地区的移民群体,主要从事服务行业。

国内外学界对俄国远东地区的日本移民问题,尽管有较多关注,但重点不尽相同。俄罗斯学者 Ю. С. 佩图什科从气候条件、收入水平的角度,深入分析了远东地区日本移民数量稀少之缘由。^① 3. Ф. 莫尔贡系统论述了 19 世纪中叶以来日本移民在远东地区的发展,涉及经济活动、社会组织等诸多方面。^② 此外,伊戈尔·萨维利耶夫从比较研究的视角指出,与深受俄国同化政策影响的朝鲜移民和流动性较大的中国移民相比,都市化的日本移民更为明显地表现出保留母国文化传统、孤立于远东社会的鲜明特征。^③ 亦有学者从多个维度对特定议题展开了研究。日本学者土歧康子聚焦于远东地区的日本女性移民,指出卖淫活动是其职业特征之一,进而认为这一现象是日俄两国的卖淫合法化政策、远东地区性别比例失衡的社会现状以及促进卖淫行业发展的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④ 田村爱香着眼于远东日本人协会,指出该协会与日本政府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⑤ 3. Ф. 莫

^{*} 本文感谢外审专家和《世界民族》编辑部老师提出的修改建议,作者文责自负。

^① Ю. С. Пестушко, Японские иммигранты на русском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1860 – е гг. – Начало XX в.), Материалы IX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научно-практиче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ю, Том Выпуск 9, 2020, С. 282 – 289.

^② 3. Ф. Моргу́н, Японская диаспора во Владивостоке (страницы истории), Известия Восточн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96, no. 3, С. 90 – 108.

^③ イーグリ・R. サヴェリエフ『移民と国家:極東ロシアにおける中国人、朝鮮人、日本人移民』東京:御茶水書房、2005 年。

^④ 土歧康子『極東ロシアと日本人娼婦』『ロシア史研究』、1995 年、第 57 号。

^⑤ А. Тамура, Общество японцев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Вестник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Научный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Президиума ДВО РАН, No. 5, 2006, С. 165 – 169.

尔贡关注符拉迪沃斯托(海参崴)的日本报纸《浦潮日报》,探讨了其创办的原因、过程及刊登内容。^①当前,我国学术界对俄国远东地区的日本移民问题虽有所关注,但专题性探讨尚付阙如。部分学者采用比较研究方法分析远东地区华人社会时,对日本移民稍有提及^②。也有学者对日本渔民在萨哈林(库页岛)、堪察加等地区的活动做了初步探讨。^③

本文基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一手史料,辅以俄文相关文献和最新学术成果,系统梳理远东日本移民有别于中国移民、朝鲜移民的独有特征,深入剖析日本移民社群得以形成的诸多因素及其移民活动的广泛影响,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日俄关系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

一、日本人移居俄国远东地区的历史背景

国际移民中的推拉理论认为,人口迁移并非盲目无序的流动,而是遵循一定的规律,左右人口迁移的动力是推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④俄国远东地区的日本人正是在母国日本和移入地俄国的“推”“拉”影响下形成的移民群体。

19世纪中叶,日本经历了开国、倒幕和明治维新等重大变革,逐步跻身强国之列。彼时,正值日本积极推行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现代化改革之际,深受英美等国扩张主义思潮影响,涌现出一批力主海外殖民扩张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早在1869年,他们便洞察到人口过剩为日本社会贫困之根源。^⑤明治时期,日本耕地面积几乎没有增加,但人口却从1873年的3500万人猛增至1918年的5500万人,年均增长率高达5%—7%,累计增长35%以上。^⑥此后,各个时期的日本政策制定者和舆论领袖纷纷强调,人口过剩是困扰国内局势的根源所在。论及人口过剩之患,扩张主义者力主移民政策,视之为纾解人口过剩压力的最佳途径,亦是扩张帝国领土、增强国家实力的有效策略。对于政府决策层而言,海外移民日益成为应对国内诸多问题之要策。^⑦外务大臣榎本武扬更是明确指出:“鉴于近年来人口之剧增,未来必生人口之盈溢,其解之道唯有海外殖民。”^⑧

显而易见,日本扩张主义者认为,移民与扩张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联系甚至与人口过剩引发的社会危机相结合,从而为日本帝国对海外权益的追求提供了合法性。早在1868年,明治天皇于《国威宣布之宸翰》中宣称“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初现其追求强权政治和争霸世界的野心。^⑨近代日本舆论之巨擘德富苏峰在《大日本膨胀论》一书中指出,“帝国之扩张,系于臣民之扩张”^⑩。他积极倡导日本民众效仿英俄模式,承担起帝国向外扩张的先锋角色,迁徙至世界各地,寄望于通过移民途径推动日本帝国的海外扩张。^⑪其中,将俄国远东地区的符拉迪沃

① 3. Ф. Моргун, Японская газета “Урадиэ-ниппо” во Владивостоке (1917 – 1922 гг.), Известия Восточн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98.

② 潘晓伟:《帝俄远东地区华人活动特点探析——基于与当地朝鲜人、日本人的比较》,载《八桂侨刊》,2022年第3期;潘晓伟:《俄国远东地区中国人活动史(1860—191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

③ 王晓菊:《俄国东部移民开发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39—141页。

④ William Petersen, “A General Typology of Migr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23, no. 3, 1958.

⑤ Sidney X. Lu, *The Making of Japanese Settler Colonialism: Malthusianism and Trans-Pacific Migration 1868 – 196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 4.

⑥ イゴリ・R. サヴェリエフ『移民と国家: 極東ロシアにおける中国人、朝鮮人、日本人移民』東京: 御茶水書房、2005年、第23頁。

⑦ Sidney X. Lu, *The Making of Japanese Settler Colonialism: Malthusianism and Trans-Pacific Migration 1868 – 196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 20.

⑧ 武藤三代平「海外植民をめぐる自由党と榎本武揚: 明治中期「出移民」の政治動向」『日本歴史』、2022年、第890号。

⑨ 杜娟:《弃中取日: 近代巴西东亚移民政策的转变》,载《世界历史》,2021年第4期。

⑩ 德富猪一郎『大日本膨胀論』東京: 東京民友社、1895年、第164頁。

⑪ 德富猪一郎『大日本膨胀論』東京: 東京民友社、1895年、第160—166頁。

托克等地视为日本人的新家园。^① 服部徹声言,海外移民不仅能有效促进日本劳动力的增长,亦有助于拓宽本国贸易网络。^② 正是在此类扩张主义思潮的影响及利益驱动下,海外移民逐渐成为日本殖民扩张战略中的重要一环。最终,人口过剩的现实压力以及将移民视为扩张先驱的帝国殖民主义理念,构成了日本人向俄国远东地区迁徙的强大“推”力。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1856—1860年),沙皇俄国通过《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攫取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为了在这片辽阔地域站稳脚跟,沙皇政府积极推行移民政策,鼓励国内民众迁至远东地区。由于远东地区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少有俄国人移民至此,远东劳动力资源匮乏的状况难以得到有效缓解。正因如此,俄国政府于1861年4月颁布《俄国人与外国人向东西伯利亚阿穆尔省和滨海省移民条例》,允许每位移民最多可占有一百俄亩^③土地,并豁免其十年兵役及二十年内的各类赋税,以此作为吸引外来移民的有力措施。^④ 19世纪六七十年代,俄国远东地区逐渐发展成极具吸引力的外来人口迁入地,为移民提供了广阔的谋生空间与发展机遇。在此背景下,借助日本国内因素之推力,俄国远东地区逐渐成为日本人移居目的地,充分展现了推拉理论中“拉”力的作用。

二、日本人移居俄国远东地区的历史过程

1861—1917年间,俄国远东地区的日本移民社群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861—1891年是日本早期移民的探索时期,特点是移民人数有限且活动形式相对单一。其后,得益于1891—1904年间交通条件的显著改善,远东地区日本移民逐步发展为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群体。1906年之后,随着日俄两国关系的渐趋和缓,远东地区的日本移民社群步入了以复苏与快速发展为主要特征的新阶段。

(一) 日本早期移民的到来(1861—1891年)

日本与符拉迪沃斯托克等远东港口隔海相望,这一地理优势为日本人的跨海移居提供了便利条件。1855年日俄签订《下田条约》后,俄国太平洋舰队常在长崎过冬。通过俄国水兵获悉远东详情的日本人开始前往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符拉迪沃斯托克等地。仅1876年,就有约55名日本人来到远东地区^⑤。19世纪80年代,日本邮船公司开辟了自日本长崎经朝鲜釜山、元山最终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定期航线。直至1890年,俄国远东地区的日本移民数量显著增长,达到572人^⑥。在早期移民阶段,赴俄日本人主要从事商业和卖淫业。^⑦ 19世纪70年代初,定居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日本人注意到远东食品供应短缺,便着手从日本运送蔬菜、大米等粮食物资进行销售。^⑧ 1880年,东京贸易商会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设立了分部,经营香烟、绿茶、面粉等商品。1885年,因位于横滨的东京贸易商会总部陷入破产危机,符拉迪沃斯托克分部职员杉浦利太购买其资产,创立了杉浦商会。至1889年,符拉迪沃斯托克已有7家日本商店。^⑨ 除了符拉迪沃斯托克,远东其他城市

① 德富猪一郎『大日本膨張論』東京:東京民友社、1895年、第6-7頁。

② 服部徹『南洋策:一名・南洋貿易及殖民』東京:三省堂書店、1891年、第77-79頁。

③ 1俄亩约合1.09公頃。

④ 〔美〕安德魯·馬洛澤莫夫著,商務印書館編譯組譯:《俄國的遠東政策(1881—1904)》,商務印書館,1977年,第10頁。

⑤ 內閣統計局編『日本帝國統計年鑑卷一』東京:東洋書林、1882年、第80頁。

⑥ 『海外在留本邦人職業別人口調査一件卷一』、外務省外交資料館、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系統查詢編碼: B13080299200。

⑦ ゴーヤ・モルグン『ウラジオストク:日本人居留民の歴史 1860-1937年』東京:東京堂、2016年、第61頁。

⑧ Като Кюдзо, *Сибирь в сердце японца*,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92, С. 7.

⑨ 川上俊彦『浦潮斯德』東京:大倉書店、1892年、第46頁。

也出现了不少日本商人的身影。1886年,岛田元太郎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开设了一家商店,经营范围广,涉及各类杂货、水果和蔬菜等商品。^①

表1 符拉迪沃斯托克市日本移民人数(1884—1891年)

符拉迪沃斯托克			哈巴罗夫斯克(伯力)		
年份	男	女	年份	男	女
1884	126	286	1892	16	40
1889	316	389	1893	10	62
1890	152	222	1894	24	70
1891	278	444	1895	47	113

资料来源:内閣統計局編『日本帝国統計年鑑』東京:東洋書林、1882—1892年;原暉之『シベリア出兵:革命と干渉1917—1922』東京:筑摩書房、1989年、第9頁。

俄国远东地区的人口主要由军人和商人等男性群体组成,导致该地区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在此背景下,一些日本女性来到该地区从事卖淫活动。早在1875年,符拉迪沃斯托克就出现了由日本人经营的妓院。到20世纪初,远东地区的日本女性卖淫业已扩展至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尼古拉耶夫斯克等地,从业者占远东日本女性移民的一半以上。^②表1显示,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哈巴罗夫斯克等地,日本女性人数甚至超过了男性。此外,日本女性还从事保姆和管家等职业,因性格温和、工作勤勉,大多女性受到俄国雇主的好评与欢迎。^③

1861—1891年间,由于日本与俄国远东地区城际交通不便,日本移民总体数量有限,增长态势较为缓慢。同时,俄国远东日本移民的职业结构呈现出较为单一的特征,主要集中于商业和卖淫业,体现了移民社会初步形成且尚处于萌芽状态的特点。

(二) 日本移民社会的形成(1891—1904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与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开通多条航线,^④为远东城市与日本港口之间的往来提供了便利。1891—1904年是远东地区日本移民数量持续增长、形成移民社会的重要阶段。据统计,1890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日本移民数量约为572人,到1902年已增至2996人,十余年间人口大约增长了5倍。^⑤自19世纪70年代起,符拉迪沃斯托克等地的日本商人开始从日本进口大豆、酱油、大米等物资,以满足远东居民的日常需求。进入19世纪90年代,日本工商业资本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站稳脚跟,其出口商品占俄国远东地区进口总额的13%。^⑥20世纪以来,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日本商店明显增多,至1902年已达到58家,其中包括4家一等商店、22家二等商店和32

① 入江寅次『邦人海外発展史』東京:原書房、1981年、第431—432頁。

② 『在留民状態一斑』、外務省外交資料館、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系統查詢編碼:B16080792200。根据符拉迪沃斯托克日本总领事馆统计,1909年俄国远东地区三千日本移民中男女各占半数,1500名女性中从事卖淫服务的人数大约有738名,占全部女性的50%。

③ 『在留民状態一斑』、外務省外交資料館、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系統查詢編碼:B16080792200。

④ 角田他十郎『浦潮案内』東京:日露經濟会、1902年、第75—80頁。

⑤ 『海外在留本邦人職業別人口調査一件卷二』、外務省外交資料館、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系統查詢編碼:BB13080300000;『海外在留本邦人職業別人口調査一件卷四』、外務省外交資料館、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系統查詢編碼:BB13080301700;内閣統計局編『日本帝国統計年鑑卷二十二』東京:東洋書林、1903年、第103頁。

⑥ ゴーヤ・モルグン『ウラジオストク:日本人居留民の歴史1860—1937年』東京:東京堂、2016年、第63頁。

家三等商店。^① 日本商人贡献的贸易额亦不断扩大,1899 年日俄贸易总额达 180 万日元,其中远东地区日本商人贡献了 45 万日元,占总额的 25%,^②在日俄经济交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表 2 日本与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的贸易情况(单位:日元)

年份	日本→符拉迪沃斯托克	其中远东日本商人所占贸易额	年份	日本→符拉迪沃斯托克	其中远东日本商人所占贸易额
1889	—	151743	1895	1167302	304516
1890	—	140399	1896	1462239	340130
1891	—	157519	1897	1304947	211766
1892	466966	184704	1898	1573817	360999
1893	557625	210736	1899	1804522	451687
1894	852633	261120	—	—	—

高嶋雅明「ウラジオストク貿易概観—「通商彙纂」「通商公報」の分析を中心として」『経済理論』、1973 年、第 134 号。

随着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不断延伸,远东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催生了各类服务需求,为日本移民提供了更多的职业选择。除了传统的商店经营和卖淫活动,诸如裁缝、木匠、摄影师、理发师等职业逐渐在日本移民群体中兴起。^③ 日本移民很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等地的服务行业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据调查,1903 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 72 家服务机构中,已有 48 家为日本业主所有,占比达到 66.6%。^④ 日本人几乎垄断了多个服务行业,如洗衣(36 家内有 35 家)、理发(11 家内有 7 家)、照相馆(7 家内有 5 家)和钟表修理店(9 家内有 8 家),^⑤充分体现了日本人在推动俄国远东地区服务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随着远东地区日本移民人数的持续增加,移民群体的组织化进程日益加速,出现了日本人协会。1885 年,符拉迪沃斯托克率先出现由从事相同职业的日本人自发组成的团体,该团体于 1902 年发展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日本人协会”。^⑥该协会在护照发放、居留证办理、与俄国官方交涉、促进儿童教育、墓地及火葬场的改建等方面积极开展活动,不仅有效团结了远东地区的日本人,还在移民管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⑦ 同时,移民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社会文化活动日益丰富,陆续建立了日本小学、日本寺庙、图书馆等一系列文教设施,有助于推动日本移民在俄国远东地区的文教事业发展。

日本移民社会的发展轨迹深受 20 世纪初日俄关系的影响。1904 年 1 月,围绕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问题,日俄双方进行了多次外交磋商,但始终未能达成共识,最终导致两国关系恶化。随着紧张局势的不断升级,俄国远东地区解雇和驱逐日本移民的事件频繁发生。1 月 4 日,俄国当局下

① 角田他十郎『浦潮案内』東京:日露経済会、1902 年、第 39 - 43 頁。
② 高嶋雅明「ウラジオストク貿易概観—「通商彙纂」「通商公報」の分析を中心として」『経済理論』、1973 年、第 134 号。
③ 角田他十郎『浦潮案内』東京:日露経済会、1902 年、第 32 頁。
④ Т. З. Позняк, *Иностранные подданные в городах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оссии :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 - начало XX вв.*, Владивосток, 2001, С. 264.
⑤ Л. И. Галлямова, *Япония во Владивостоке: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и во Владивостоке (1900 - 1913)*, Россия и АТР, 1992, С. 25 - 32.
⑥ 濟軒学人『浦潮斯德事情』東京:清水太左衛門、1915 年、第 171 頁。
⑦ В. В. Граве, *Китайцы корейцы и японцы в Приамурье*,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912, С. 207 - 208.

令解雇所有在远东地区国家机关任职的日本移民^①,其中包括义勇舰队的四名日本人和在东方学院就职的日本教师^②。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日本政府迅速作出反应,于当月中旬发布撤侨指令。为迅速、有效地撤离侨民,日本政府协调并借助英国船只,成功将三千多名日本侨民安全撤出远东地区。

至日俄战争爆发前夕,俄国远东地区的日本移民数量已大幅减少,移民活动几乎停滞。日俄战争期间,远东地区日本移民的生存状况深刻揭示了国家间的紧张局势、冲突和战争对移民日常生活的影响。随着两国关系的日益恶化,这些移民往往被无端视为敌对势力,其活动、就业和居住均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例如,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中国政府并未组织远东地区的华侨归国,致使该地区发生多起针对华人的暴力事件,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相比之下,日本在开战前夕迅速组织实施了撤侨行动,不仅确保了日本移民的安全撤离,亦充分突显了日本政府对海外国民的高度重视和有效保护。

(三) 日俄战争后日本移民活动的恢复(1906—1917 年)

日俄战争结束后,国际局势更加错综复杂。1905 年,日本与俄罗斯签订《朴次茅斯条约》,获得了旅顺口、大连湾的租界权以及南满铁路和库页岛南部的多项权益,进一步扩大了在华利益。^③ 由于远东地区的军事力量相对薄弱,俄国逐渐调整策略,转而寻求与日本的接近。日俄两国于 1907 年缔结了《日俄密约》,标志着两国关系从昔日的敌对状态转变为紧密的同盟关系。

在日俄关系趋于友好的大背景下,日本人在远东地区的各类活动得以恢复。战后,多数日本侨民期待再次前往远东地区,到 1906 年 12 月末,远东地区日本移民总数已达 4692 人,其中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移民有 3330 人。^④ 在随后的十余年里,移民数量大致稳定在 4000 人左右,直至 1917 年增至 5527 人。^⑤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商人的经济活动进一步推动了日俄贸易的迅猛增长。除了日常用品,煤炭亦成为俄国远东地区重要的进口商品之一。^⑥ 1915 年,远东地区从国外进口了 508.7 万普特煤炭,其中高达 88.1% 的煤炭来自日本。^⑦

此外,由日本人创办的日本小学和日本寺庙均得到了俄国当局的正式认可。1908 年,日本驻俄贸易事务馆向俄国当局正式申请创办日本学校,该申请于 1913 年获得批准。于是,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日本小学成为俄国境内继敖德萨德国人学校之后第二所官方认可的外国人学校。^⑧ 次年,作为俄国远东地区日本人精神支柱的西本愿寺亦得到了俄国当局的官方承认。^⑨ 1917 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日本人协会组织创办了日文报《浦潮日报》^⑩,该报不仅向无法接触日语资讯的同胞们提供远东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动态,还通过有效的信息传播增强了日本移民的凝聚力。正是依靠这

① 『露国官衙並義勇艦隊雇本邦人解雇一件』、外務省外交史料館、3.8.4.28。

② 『露国官衙並義勇艦隊雇本邦人解雇一件』、外務省外交史料館、3.8.4.28。

③ 参见步平、郭蕴深、张宗海:《东北国际约章汇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275—283 页。

④ 『海外在留本邦人職業別人口調査一件卷五』、外務省外交資料館、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系统查询编码: B13080303900。

⑤ 『海外在留本邦人職業別人口調査一件卷十八』、外務省外交資料館、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系统查询编码: B13080372800;内閣統計局編『日本帝国統計年鑑卷三十七』東京:東洋書林、1918 年、第 70 頁。

⑥ 高嶋雅明『ウラジオストク貿易概観—「通商彙纂」「通商公報」の分析を中心として』『経済理論』、1973 年、第 134 号。

⑦ А. Тамура, Японская иммиграция на Российский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первой трети XX в., докторская диссертация, Владивосток, 2007, С. 114.

⑧ ゴーヤ・モルグン『ウラジオストク:日本人居留民の歴史 1860—1937 年』東京:東京堂、2016 年、第 144 頁。

⑨ А. Тамура, Японская иммиграция на Российский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первой трети XX в., докторская диссертация, Владивосток, 2007, С. 50—55.

⑩ З. Ф. Моргун, Японская газета “Урадзю-нитто” во Владивостоке (1917—1922 гг.), Известия Восточн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98, С. 182—199.

种共同力量,日本人在海外得以生存和发展。

三、影响日本移民社会独特性塑造的核心要素

中国和朝鲜移民早于日本人来到远东地区谋生。多数中国人从事商业、采金、种植等体力劳动,^①朝鲜移民则主要集中在农业领域。职业性质决定了中国、朝鲜移民以男性为主的特征。根据 1897 年滨海省统计数据,中国、朝鲜移民在性别分布上与日本移民存在着显著差异。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和尼古拉耶夫斯克等地,日本女性移民的人数远多于中国、朝鲜女性移民。^②这一差异的产生,主要在于远东地区的日本女性广泛涉足卖淫活动,^③从而平衡了日本移民的男女比例,甚至在某些城市中女性人口超过男性。在职业选择上,日本移民多集中在港口城市,经营商店、理发店、洗衣店等生意,并涉足摄影师、裁缝等服务行业,塑造了别具一格的城市居民风貌。^④

此外,日本政府与远东地区日本移民之间存在着极为紧密的联系,主要体现在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政府主导的撤侨行动,对日本人协会活动的鼎力支持,以及积极推动日本人学校教育发展的各项措施。与之相比,中国和朝鲜政府在管理和保护海外移民方面稍显不足,两国移民与其母国之间的联系并未得到母国政府的有意维护。与中国、朝鲜移民相比,远东地区的日本移民展现出更为严谨的组织架构,同时在民族认同和国民精神层面表现得尤为强烈。正是凭借此等特性,日本人在该地区成功构建了一个既坚守本国文化传统,又与当地社会保持一定距离的移民社群。众所周知,远东地区的日本移民数量远不及中国和朝鲜移民。然而,在多元文化交融的环境中,他们不仅自发、有意识地维护本国文化,亦发展出一种与远东社会相隔离且独具特色的社会模式,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值得深入探讨。

(一) 日本政府对海外移民的管理

自近代以降,日本的移民合法化进程与邻国中国相似,均迫于外国压力,准许国民赴海外务工。随着移民规模的不断扩大,加之由此衍生的诸多问题,中日两国政府均设立了相关机构以管理海外移民事务。从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中国政府陆续向西方主要国家派遣外交官并设立领事馆,力图保护海外华人。^⑤然而,彼时清政府的种种努力均以失败告终,既未能建立起有效的管理体系,亦未能制定出连贯的保护政策。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中,中国政府难以成为海外华人的强有力后盾。相较之下,日本在近代全球化浪潮中逐步建立了加强海外移民管理的规章制度,增强了母国与海外移民之间的联系。明治初期,日本致力于深入研习西方之道,其中便涵盖了移民保障和扩张主义思想。通过与西方国家的广泛交流及条约签署,日本政府逐渐意识到,保障海外移民权益不仅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亦是现代文明国家不可或缺的标识。19 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日本扩张主义思潮的兴起,通过海外移民以缓解国内人口压力的构想日趋盛行,其中移民被视为海外扩张先锋。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日本政府在不同阶段对远东地区的日本移民实施了有效的管理策略。

日本政府对俄国远东地区日本移民的管理始于 1876 年,当时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设立了驻俄贸易事务馆。19 世纪 70 年代,驻俄特命全权公使榎本武扬曾提议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设立日本领事

① 潘晓伟:《帝俄远东地区华人活动特点探析——基于与当地朝鲜人、日本人的比较》,载《八桂侨刊》,2022 年第 3 期。

② [俄]翁特别格·П. Ф. 著,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研究室译:《滨海省:1856—1898 年》,商务印书馆,1980 年,第 281 页。

③ 『在留民状态一斑』,外务省外交资料馆、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系统查询编码: B16080792200。

④ 根据 1897 年俄国远东地区日本移民人数统计有 77.5% 的日本移民集中在城市,其中符拉迪沃斯托克 1249 人、哈巴罗夫斯克 206 人、尼古拉耶夫斯克 92 人、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227 人。

⑤ Ching-Hwang Yen, *Coolies and Mandarins: China's Protec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during the Late Ch'ing Period (1851 - 1911)*,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135 - 139.

馆,但该提案遭俄国政府拒绝,最终仅获准设立日本贸易事务馆。^① 1875年,首任贸易事务官濑胁寿人乘坐俄国船只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②翌年正式设立贸易事务馆,并于1909年升格为总领事馆。日本外交文书中明确指出“鉴于日俄商贸之盛,设贸易事务馆之官,实为要务。彼等既掌调停两国子民之争讼,亦须与俄官论及诸事之宜”^③可见,贸易事务馆在连接日本移民与远东当局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事务官既负责移民的注册登记和签证发放,又兼理贸易相关事务,并调和日商与地方官之间的关系,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贸易事务官之官名异于领事,但就其实际职责而言,两者并无明显差异。^④

鉴于海外移民保护需求的日益增长,日本政府于19世纪90年代设立了专门机构。1892年,外务省下设了移民课,专门负责海外移民的管理与保护事宜。为进一步强化海外移民的权益保障,日本政府还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譬如,1896年出台的《移民保护法》严格规定了劳工的招募、输送流程及移民机构的运作规范,明确了政府在保障移民权益方面的责任。^⑤同时,《在留帝国臣民登录规则》要求日本移民抵达目的地后的七日内,前往当地日本领事馆登记个人信息,如姓名、职业和住所等,^⑥以便日本政府及时掌握海外移民动向。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政府有意加强对海外日本人协会的监管。为此,于1905年颁布了《海外日本侨民协会法》,将协会置于外务省管辖之下,协会的成立、解散及相关事务均须经外务省批准。在远东地区,特别是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等地,日本人协会的活动皆受驻俄贸易事务官的严密监督,其活动内容与方式严格遵循日本政府发布的官方指示。这一系列举措表明,日本政府在20世纪初已建立起一套旨在有效掌握并推动日本移民事务的管理制度。

在海外移民管理方面,中国的失败与日本的成功深刻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与深陷半封建半殖民地困境中的中国相比,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实现了国家富强与军事强盛,在近代全球化浪潮中依托其强大国力成功构建了高效的移民管理体系。该体系不仅有效保障了海外移民的权益,还牢固维系了移民与母国之间的紧密联系。

(二) 日本移民在俄国远东地区的民族认同问题

在俄国远东地区,尽管日本移民人数相对较少,但他们却成功构建了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这些移民在坚守母国文化的同时,又与当地社会保持了一定距离。这一社会现象不仅得益于日本政府的积极推动,更离不开日本移民为了维护自身民族认同而所作的努力。其中,创办以母语教学为主的日本学校,正是这一努力的首要体现。

19世纪90年代初,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日本人协会开始关注日本儿童的教育问题。1893年,协会召开会议,讨论日本移民子女的教育需求,并成功筹集资金,于翌年创立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日本学校。^⑦该校于1894年2月正式开学,最初只有18名学生,随后学生人数逐渐增加,至1903年已增至78人。^⑧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日本小学受驻俄日本贸易事务馆监督,校内设备维护和职员薪资

① 外務省調査部編『大日本外交文書卷九』東京：日本外交文書頒布會、1954年、第358頁。

② Като Кюдзо, *Сибирь в сердце японца*,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92, С. 5—8.

③ 外務省調査部編『大日本外交文書卷九』東京：日本外交文書頒布會、1954年、第359頁。

④ 外務省政務局編『日露交渉史』東京：外務省政務局、1944年、第155頁。

⑤ 『移民保護法、同施行細則、外国旅券規則など諸手続き』、外務省外交資料館、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系統查詢編碼:B10070480400。

⑥ 『移民保護法、同施行細則、外国旅券規則など諸手続き』、外務省外交資料館、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系統查詢編碼:B10070480400。

⑦ 濟軒学人「浦潮斯德事情」東京：清水太左衛門、1915年、第179頁。

⑧ 「浦潮港日本小学校成立ノ件」『在外本邦学校関係雑件：浦潮小学校』、外務省外交史料館、3.10.2.10—2。

由日本人协会承担。^① 为了与日本的中学教育接轨,学校的教学科目和教科书与国内基本一致,只是额外增设了《修身》《俄语》课程^②。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政府逐步加强了对符拉迪沃斯托克日本小学的干预。为了统一海外学校的教育体系,日本政府于1906年颁布了《海外移民相关教育方针》,开始向海外的日本学校派遣教师、提供教材并给予资助,^③逐步将移民教育纳入政府管理体系。1913年,俄国政府正式承认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日本学校的合法地位,同时要求学校增设《俄国地理》《俄国历史》等课程。^④

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日本人小学极为重视爱国主义教育的培养。根据学校的规章制度,明确指出其教育对象是“日本帝国臣民”的子女。^⑤ 通过《修身》课程,向远东地区日本儿童灌输日本帝国臣民的理念,以增强其对日本民族的归属感和认同感。^⑥ 此外,学校还采取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培养学生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包括组织学生阅读英雄事迹,特别是与日本近期战争相关的文章,以及传唱爱国赞歌。^⑦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学校开设了俄语及与俄国文化相关的课程,但始终坚持以日语为主要教学语言,以强化学生对日本文化的认同。俄国官方承认该校的合法地位,并将其视为专门为外国臣民子女设立的特殊教育机构。^⑧ 由此可见,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日本人小学通过爱国主义教育,成功帮助这些远离祖国、生活在异国文化中的日本儿童增强了对自身民族的认同感,从而维护母国的文化传统。

(三) 俄国当局对日本移民的优待政策

19世纪下半叶,随着俄国对外政策的战略东移,其影响力不断渗透至黑龙江流域。到1860年,新并入俄国的远东南部地区形成了阿穆尔州、滨海边疆区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根据1858年边界划定时的人口统计资料,阿穆尔州和乌苏里地区居住着大量居民,包括6000名中国人,2100名已归附清朝的乌德盖人、赫哲人等少数民族居民,以及9150名尚未归附的原住民。^⑨ 同时,阿穆尔州内还有2950名俄罗斯人定居。^⑩ 很显然,俄罗斯人在新获得的远东南部地区人口中并不占多数。1871年,俄国政府决定将滨海边疆区的行政中心从尼古拉耶夫斯克迁至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一举措标志着符拉迪沃斯托克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城市,也揭开了该城市全面建设的序幕。^⑪ 在早期开发阶段,远东地区尚未形成鲜明的俄罗斯文化特色,社会文化环境仍处于变动之中,对于外来移民的同化力度相对较弱。因此,这些移民能够较为完整地保持其原有的生活习俗与文化传统。

为了加强对远东地区的统治,俄国开始推行一系列同化政策。然而,针对中国、朝鲜和日本移民的同化政策存在显著差异。俄国政府对朝鲜移民采取重点同化策略,旨在将其完全融入俄罗斯社会,使其成为俄罗斯臣民。为此,俄罗斯政府与东正教会联手资助创办朝鲜学校,以推进远东地区朝鲜人的俄罗斯化。相比之下,远东地区的日本人享有更大的自由,可以创办以母语教育和母国

① В. В. Граве, *Китайцы корейцы и японцы в Приамурье*,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912, С. 460 – 463.

② 「浦潮在留日本臣民教育ニ関スル規約」『在外本邦学校関係雑件:浦塩小学校』、外務省外交史料館、3.10.2.10-2。

③ イゴリ・R. サヴェリエフ『移民と国家:極東ロシアにおける中国人、朝鮮人、日本人移民』東京:御茶水書房、2005年、第224頁。

④ 「当地日本小学校公認ニ関スル件」『在外本邦学校関係雑件:浦塩小学校』、外務省外交史料館、3.10.2.10-2。

⑤ 「浦潮在留日本臣民教育ニ関スル規約」『在外本邦学校関係雑件:浦塩小学校』、外務省外交史料館、3.10.2.10-2。

⑥ 「浦潮港日本小学校設立ノ件」『在外本邦学校関係雑件:浦塩小学校』、外務省外交史料館、3.10.2.10-2。

⑦ В. В. Граве, *Китайцы корейцы и японцы в Приамурье*,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912, С. 213.

⑧ 「当地日本小学校公認ニ関スル件」『在外本邦学校関係雑件:浦塩小学校』、外務省外交史料館、3.10.2.10-2。

⑨ 原暉之『ウラジオストク物語:ロシアとアジアが交わる街』東京:三省堂、1998年、第53頁。

⑩ 原暉之『ウラジオストク物語:ロシアとアジアが交わる街』東京:三省堂、1998年、第53頁。

⑪ 原暉之『ウラジオストク物語:ロシアとアジアが交わる街』東京:三省堂、1998年、第92頁。

文化传承为核心的学校。在税收方面亦体现出类似差异。成功获得俄国国籍的朝鲜人被视为与俄罗斯农民同等的公民。^①然而,对于数量众多的中国人和未入籍的朝鲜人,俄国当局则征收高额税款,每年需缴纳4.1卢布基础税、0.3卢布追加税和0.75卢布印花税。^②日本人则享有更为优厚的待遇,仅需缴纳0.75卢布人头税。这一差异的根源可追溯至1895年签订的《日俄修好通商条约》,该条约赋予远东日本人最惠国待遇,使其享有自由居住权、裁判保护权和宗教自由权,并与欧美移民同享较低的税收待遇,且可以免除兵役。^③

由上可见,远东当局在制定针对东亚移民的同化政策时,全面考虑了移民的性格特征、人数以及母国国力等因素,从而形成了差异化的管理策略。在远东地区,日本移民人数相对较少,因此对俄国政府构成的潜在威胁不如中国移民和朝鲜移民显著。日俄两国间的友好外交关系,无疑为远东地区的日本移民争取了更为优渥的待遇,使他们在多领域的发展进程中未遭遇当局的实质性阻碍。此外,俄国政府对日本人的同化力度明显低于针对中国和朝鲜移民的政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远东地区的日本移民群体得以成功保留母国文化,并逐步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日本人社群。

四、结 语

自19世纪下半叶,受到日本的“推”力及俄国远东地区“拉”力的共同影响,日本人持续移居俄国远东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移民社群。

相较于远东地区的中国移民、朝鲜移民,虽然日本移民在数量上不占优势,但他们依然成功构建了一个坚守自身文化传统、维护民族认同,并在一定程度上与当地社会保持距离的移民社群。移入地施行的移民政策作为移民社群形成的先决条件,直接影响了移民的入境、定居及其享有的权利。其中,俄国政府于1861年颁布的《俄国人与外国人向东西伯利亚阿穆尔省和滨海省移民条例》明确规定了外来移民的权利;而1895年日俄签订的《日俄修好通商条约》则赋予了远东地区的日本人最惠国待遇。上述法律条款为日本移民社群的独特性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移民为维护母国文化传统所做的努力成为塑造该社群发展方向的关键因素,他们可能选择保留母国文化、与当地社会保持距离,抑或选择融入并适应新环境。显然,远东地区的日本人通过设立以母语教育为核心的学校、创建慰藉海外侨民的西本愿寺,以及成立日本人协会等方式,成功保持了文化的独特性,形成了一个坚守本国文化传统且自成体系的移民社群。母国政府的干预力度则决定了此独特性的发展程度。母国针对海外移民所制定的管理条例,既能够保障国民在海外的各项权益,亦可能阻碍他们在当地的融入与适应。日本政府对远东地区日本人协会的管理,推动了其孤立于远东社会独特性的形成。

揆诸史实,远东地区的日本人在经济和文化等多个领域积极活动,产生了广泛影响。日本移民的经济活动不仅有效促进了日俄贸易发展,还推动了远东地区的经济开发。与集中于商业、采金、种植等领域的中国移民以及从事农业劳动的朝鲜移民相比,日本移民主要集中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等港口城市,从事摄影师、理发师等职业。日本人经营的理发店、照相馆、洗衣店等几乎垄断了远东地区的服务行业,为该地区的经济多元化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在近代日本的海外移民政策理念

① イゴリ・R. サヴェリエフ『移民と国家:極東ロシアにおける中国人、朝鮮人、日本人移民』東京:御茶水書房、2005年、第143頁。

② В. В. Граве, *Китайцы корейцы и японцы в Приамурье*,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912, С. 23 – 24.

③ П. Г. Васкевич, *Очерк быта японцев в Приамурском крае*,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906, С. 10 – 11.

中,移民被视为国家对外扩张的先锋力量,同时也是推动日本国际贸易发展的关键一步。在俄国远东地区,日本移民在经济领域的活动有效促进了日俄贸易的持续增长(见表 2)。

在文化层面上,移民作为其民族文化的载体,其移民过程实际上是民族文化的迁移过程。^① 日本移民社群促进了日俄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有助于远东地区多元文化空间的形成。大多数日本移民集中于城市,在饮食、穿着和习俗等多个方面与母国保持高度一致。日本移民所建立的学校、图书馆、日本寺庙等文化设施,为日俄两国人民提供了多样的交流平台。同时,融合了亚洲与欧洲建筑风格的建筑作品,对俄罗斯远东地区城市风貌的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远东地区俄罗斯人口的增加,孤立于当地社会的日本移民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俄国文化的影响,这无疑是文化互动交流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例如,在一些富裕的日本家庭中,俄罗斯的茶炊颇为常见;日本儿童亦表现出对姜饼、百吉饼、太妃糖、焦糖等俄罗斯传统甜食的喜爱;甚至,日本人还会拜访俄罗斯家庭,共同享用晚餐,庆祝复活节等俄罗斯传统节日,这些都表明日俄两国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日益加深。^② 因此,日本移民群体在推动俄国远东地区经济繁荣的同时,亦在文化和传统层面留下了独特印迹。

Abstract In the 1860s, Russia introduced a series of preferential policies in the newly acquired Far East, which attracted a large number of East Asian immigrants. Among them, most were Chinese and Koreans, while Japanese immigrants were rather late in arriving in the region. From 1861 to 1917, the Japanese community in Russia's Far East went through three historical phases of germination, development and revival, and their active activities in the fields of economy and culture had profound impacts. In the course of their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in Russia's Far East, Japanese immigrants formed a unique community different from other East Asian immigrant groups. On the one hand, they adhered to the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home country,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y maintained a certain distance from the local society. This uniqueness was shaped by the immigration policies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Russia's Far East authorities, combined with the efforts of the immigrant group itself.

Keywords Russia's Far East Japanese immigrants Home country cultur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白景虹,博士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2488)

[责任编辑:黄凌翹]

① 梁茂信:《世界近现代史视阈下的移民概念与含义》,载《史学月刊》,2016 年第 8 期。

② Г. А. Андриец, *Отражение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их контактов в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культуре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Конец XIX-Начало XX в.)*, Труды института истории, археолог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ДВО РАН, 2020, С. 155 – 167.